



剑与盾

- 间谍之圈
- 一个日本女性的悲剧
- 神网
- 刀光剑影下
- 叛烟“皇后”落网记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间谍之圈



间谍之圈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125 字数292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ISBN7-80514-330-7/I·36 定价: 3.90 元

目 录

翻 译 小 说

- | | | |
|-----------|------------------|----|
| 间谍之圈 | [美]约翰·巴伦原著 张觉展编译 | 1 |
| 变身愿望 | [日]西村京太郎著 吕欣译 | 20 |
| 一个日本女性的悲剧 | 钟希武编译 | 51 |
| 小巷里的凶杀案 | [苏]尤·奥尔洛夫著 黄蓉娣译 | 59 |

中 篇 小 说

- | | | |
|---------|-----|-----|
| P 城文坛轶事 | 任大霖 | 63 |
| 过境船海威号 | 于炳坤 | 97 |
| 神网 | 牟怀珂 | 145 |
| 侦破连环案 | 陈奎鹤 | 188 |

纪 实 小 说

- | | | |
|---------|-----|-----|
| 山村惨案反思录 | 朱中民 | 211 |
| 坠毁的流星 | 李淑敏 | 246 |

报 告 文 学

刀光剑影下……	劳宙 263
交通民警和他的妻子	张斌 蒋慧 297
建业里，有位治保干部……	陈镇江 314

短 篇 小 说

浪女	黄康元 金良 321
惊梦	孙明杰 303
心病	夏秋 342
梦里那一片橄榄绿	曹青 347

侦 察 通 讯

贩烟“皇后”落网记	王利敏 367
喜愁怨悲16天	涂俊明 379
“狼友”的末路	凌士芹 戴永明 391
邪焰，引燃了导火索	王兆玉 403

间谍之圈

[美]约翰·巴伦 原著

张觉展 编译

一 匿名信

1984年5月11日早晨，珍妮特·弗妮照例坐在联邦调查局那张堆满控告信的书桌前。她有一双蓝蓝的眼睛，一头红红的头发和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庞。她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阅读这些出自不同人手写的关于罪犯和阴谋活动的信，然后，再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信作妥善处理。

突然，一封用打字机写的匿名信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是来自萨克拉门托州的，写给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她读了两遍，若有所思地将它夹入疑难信件文件夹里，起身去S处，把信递给特别行动署负责人约翰·彼特森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封信的有些内容。”

“好吧，珍妮特，午餐后我就看。”彼特森答道。

“不，约翰，你现在就看。”弗妮用着急而坚定的语气说。

彼特森只好拿起信读了起来。“亲爱的先生，我参与了一项间谍活动已有几年了。几年来我一直在向我的上司提供军事通讯、技术手册、智能情报等方面的最高级秘密密码系统。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些情报是提供给 R 国的，直到今天，我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我感到很惭愧，我希望能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成为一个自由人。我决定不再向我的上司提供情报。——当然，我的联系人还不知道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你们最终能侦破这个间谍系统。”

信的末尾还说：联系的方法是在洛杉矶《时代》报星期日广告版上用 RUS 字母起头登一条广告。他期望得到保护，并说愿意和调查局继续合作。署名 RUS。

彼特森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显然他被这突然的一击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向珍妮特伸出手，简短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立即和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联系。

二 不肯露面的 RUS

第二天早晨，彼特森带着信去见上司比尔·史密斯。他前几天出去度假，今天刚回来，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和德语，精通密码术。读完 RUS 的信，度假的轻松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心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抓到喉咙口。他意识到这封信透露的巨大灾难，如果 R 国掌握 RUS 提供的密码技术手册，完全可以仿造一台和美国不相上下的密码机，再得到密码编码清单，则美国所有最机密的通讯内容都将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们面前。

还有“间谍系统”这几个字也使史密斯心烦意乱。如果这个系统确实存在，那么 19 世纪 40 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

秘密也一定是他们偷去的。

午饭后，史密斯和彼特森在一家餐馆里继续谈下去。史密斯非常恼怒地对彼特森说：“这个卑鄙无耻、见利忘义的混蛋，出卖了自己的国家，还装出一副内疚的样子，想开脱自己的罪责。”

“你相信这封信吗？”彼特森问。

“对！”史密斯肯定地说，“这样吧，我们来想想办法让这个RUS露出真面目。”

5月21日，洛杉矶《时代》报星期日广告版上登出了这样一则广告。“RUS，接受你的要求，请在上午9:00—11:00按415/626—2793号码打电话给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是彼特森桌上的特别电话，任何一个打进来的电话都可以立即追踪到打电话人的出处。但没有电话打进来。星期三早晨，又一封RUS的信到了。RUS说他受到了“鼓励”，但不想打电话，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个人接触。信中还道出了一个苦衷，即他将出卖一个也卷入这个圈子20多年的朋友。

20多年，这几个字使史密斯、彼特森着实吃惊不小。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窃取的情报会有多少呢？这些家伙又是怎样成功地使自己隐藏起来的呢？1983年，R国有一位官员叛逃到美国时曾说：“R国的间谍活动是无与伦比的。”具体怎样他说不清。现在史密斯和彼特森不再怀疑RUS是确有其人了。便又登了一则广告要求对话，没回答。第三则广告要求会面，也不见RUS出现。

8月，RUS的信又到了。“看来很难中止间谍圈里的生涯，我的联系人又在催我的情报，我不敢明确地告诉他我要从这个圈子里摆脱出来。”

“看来，他不会再出现了。”史密斯担心地说。

以后RUS确实没有露面。

三 赢得生存的密码

这不能不使史密斯想起这样几件事。1985年4月，美国海军上将在国防大学作完报告后找到调查局戴维上校说：

“不管他的保密工作做的如何完备，只要海军一有大的军事演习，R国的船只就会出现在那个海域，好象他们早就知道我们行动方案似的。”

在越南战场上作战过的西奥多·塞克雷回忆道：“越南人总是预先知道我们B52轰炸机的攻击目标，真没办法。”

美国的导弹潜艇一出海执勤，R国的潜艇就来基地捣乱。

这一切说明，R国的间谍已渗透到美国密码通讯系统中来了。作为密码术专家，史密斯深知：要破译美国的密码系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密码系统是由两个系统组成的。“逻辑”和“编码清单”。“逻辑”是微集成电路电子机打出的一连串数学符号，对方要有性能相同的密码机才能接受这种符号。“编码清单”使这种数学符号的组合更加复杂化，它可以任意改变数学符号的组合结构，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符号作为进入点，局外人根本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再说编码每24小时换一次，一个人如果没有装备有和美国逻辑机相同的设备和编码使用精确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破译密码的。

但现在的事实是，一旦RUS信中所说的是真实的话，那就意味着R国早就掌握了美国密码通讯中的全部秘密。在和平时期，R国可以利用这些情报在各方面超过美国，在战争

期间则可以置美国于死命。作为特工人员，史密斯和彼特森的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四 零号文件

16年了，巴巴拉·沃克夫人一直受着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她确实不知道应该把哪一样放在首位——国家还是家庭。忠实于其中任何一个意味着背叛另一个。

信奉天主教的双亲和社会道德教育她要热爱祖国。19岁时，她和水手约翰·沃克结婚，5年里生了4个孩子。1968年，她开始怀疑丈夫是个间谍。她很苦恼，天天喝酒消愁，但无济于事。她曾两次拨通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又挂上了。1976年，她终于和约翰·沃克离了婚，带着4个孩子到缅因州她母亲家去住。女儿劳拉中学毕业后去军队服役，儿子迈克尔找父亲去了。巴巴拉在母亲死后的第4年回到西丹尼斯乡下生活。多少个孤独的夜晚，她独自一人不断地喝酒，一直到酩酊大醉。

一天，巴巴拉接到女儿劳拉的电话，说父亲要求她提供军队的秘密情报，这使巴巴拉决心向政府公开自己家庭崩溃的秘密。几天后，应巴巴拉的请求，一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来到巴巴拉的住处。巴巴拉激动地告诉他，前夫约翰·沃克是R国的间谍。几年前，有一次去乡下钓鱼，她亲眼看见他将一卷胶卷塞进一个木头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从洞里取出了3500美元的现金。直到现在，他还在从事间谍活动。并要求女儿劳拉为他提供军队的秘密情报。

这位特工人员听完巴巴拉的叙述后，觉得这个故事太离奇，简直不可信，便起身谢谢巴巴拉就走了。回去后，他只

是把巴巴拉讲的话写了一份报告，标上“65—0”字样，表示这是一桩间谍案，但没有深入调查的价值，编入零号档案袋，塞进了档案架。

1985年2月，一位督察官履行公事般地翻阅了零号档案袋的文件，读到巴巴拉的报告，顿时感到出了问题了。他立即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给华盛顿，但没有受到重视，又往约翰·沃克住地的调查局写了一份报告，接手的负责人是约瑟·K·沃尔芬格。

沃尔芬格看上去象一个乡村律师，长着一头黄黄的头发，眼镜不时地从鼻梁上滑到鼻尖，模样有点可笑。他是一位国际情报专家，深谙R国的间谍技术。收到报告后，他觉得这件事应该查得清清楚楚。

3月7日，两名特工人员访问了刚从军队转役回来的劳拉·沃克。她住在纽约，是一位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的漂亮姑娘。特工人员只问她一个问题：“她父亲是否要她偷过军队里的秘密情报？”劳拉不假思索地答道：“是的，有很多次了，但我都拒绝了。”劳拉的证词使调查局确信：她母亲巴巴拉可能知道得更为详细。很快，两名特工人员再次来到巴巴拉的家，要她源源本本地叙说为什么她确认约翰·沃克是R国的间谍。

五 初露倪端

1968年，巴巴拉开始说，“沃克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作，很穷，他开的一家小咖啡馆也倒闭了。但不多久，家境神不知鬼不觉地好起来了。他们搬进了一幢价格昂贵的公寓里去住，还买了一套崭新的家具。在疑惑心理的驱使下，

有一天下午，我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了他的抽屉，发现里面有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是一卷卷胶卷和一张手画的地图，边上还有一张小纸条写道：“急需密码机的情报。”

突然我听到了声响，一抬头，看见沃克在门外注视着我，然后发疯般地冲进来，嚷道：“给我滚出去。”

“叛徒！”我尖声地叫起来。

他狠狠地抽打我的耳光，用脚踢我，咆哮道：“闭上你的臭嘴。”

我疼得两眼直流眼泪。

从这以后，他也不隐瞒自己的间谍活动，只是不断地威胁我，不许我声张，否则就弄死我。还把在树林里接头后得到的钱藏在我贴身的口袋里，好叫我也背上一个间谍的罪名。

还有，约翰·沃克的哥哥阿瑟·沃克，退休前是海军少校，也是一个间谍。他的在尼米兹航空母舰上当水手的儿子迈克尔，知道父亲的间谍活动，恳求我不要告发父亲，说这会毁了他的海军生涯和前途。

我还怀疑，沃克和一个叫杰里·惠顿沃思的海军军士长有联系。沃克1976年从海军转役后，没有机会接触机密文件，哥哥阿瑟也离开海军有几年了。如果沃克还在从事间谍活动，他的情报只能来自现在还能接触机密文件的人。

巴巴拉的话使调查局对沃克的间谍活动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从档案中看，沃克从来就是一个不知任何廉耻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犯过4次盗窃案，能操4国语言，妻子和4个孩子称他是“恶魔”。

但窃听约翰·沃克电话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还在从事间谍活动吗？谁是杰里·惠顿沃思。

六 谁是RUS

从1984年秋到1985年冬，比尔·史密斯和约翰·彼特森一直在寻找RUS，他们在《时代》报上又登了一则广告：“RUS，这笔买卖可以讨论，我们静候您的回音。”但没有回音。

这时，联邦调查局给史密斯寄来了一份报告，要他查清杰里·惠顿沃思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处。同时还附了一份巴巴拉·劳拉的谈话简要。“沃克夫人认为：约翰·沃克把他的朋友杰里·惠顿沃思，一位美国海军通讯专家拖进了他的间谍圈，请予协查。”总部指示道。

史密斯立刻派罗伯特·格里哥去查惠顿沃思的下落。

格里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但查遍圣兰多的电话号码、住户指南、纳税档案，都找不到惠顿沃思，当地警察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调查搁浅了。

华盛顿国际情报分析处通过对所有资料和巴巴拉提供情况的分析，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并告诉史密斯：惠顿沃思很可能就是那个RUS。

七 扑朔迷离

如果惠顿沃思确是位通讯专家，沃克又收卖了他，沃克就有可能获得密码编码清单、技术手册和密码材料。而沃克本人则可能是RUS所指的那位联系人。

与此同时，格里哥还在继续调查。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一本交通指南，里面有电话号码、姓名和地址。在劳拉·沃

克的电话号码边上有一个名字是杰里·阿尔弗莱德·惠特沃思。

调查局问劳拉，惠顿沃思会不会是惠特沃思。答曰：“完全可能。”

从车辆牌照登记册上，格里哥查到了杰里·阿尔弗莱德·惠特沃思的驾驶证号为K0057374，住在德利夫街118号。

又从海军档案里查到杰里·阿尔弗莱德·惠特沃思，1939年8月10日生，1963年9月加入海军，1983年10月31日退休前是一名海军军士长。在后10年的服役期间，他负责监督海岸大本营和出海舰队的密码通讯。

1970年至1971年的8个月中，惠特沃思在圣地亚哥海军训练中心举办通讯技术讲座。约翰·沃克是负责人。

“瞧，”史密斯高兴地说：“沃克还是惠特沃思的上司哩。”

过了一会儿，史密斯指着一条海军术语问彼特森“‘CMS’管理员是什么意思。”

“保密材料系统管理员”，彼特森答道。

“他能接近任何材料？”

“哦，我的天，不是接近，这些材料就是他的，全归他控制。”彼特森嚷道。

惠特沃思长期参与最机密的海军密码通讯活动，他可以将所有的关键密码材料，密码机技术手册、图片全部复制出来。这些密码不仅海军用，陆军，空军，中央情报局，国务院都采用这套系统，一旦破译，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史密斯不愿往最坏的地方想。对彼特森、格里哥说：“根据海军部提供的档案来看。惠特沃思一向是一个诚实的人，因而才能在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上工作20多年，我

以为RUS不是惠特沃思。”

“怎么，你不相信。”彼特森打断他的话。

“不，”史密斯平静地说：“我会弄清楚这个问题的。”

八 印有7up标记的铁桶

整个6个星期，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监听约翰·沃克的电话，除了听到许多有趣的对话，什么有用的字眼都没有抓着。

5月17日，监听员忽然听到这样一件事。沃克的舅妈在宾夕法尼亚死了。葬礼放在星期天举行。舅妈是沃克母亲遗嘱的代理执行人，他也是由舅妈抚养大的。但他说他在北卡罗来纳有一件紧急公事要办，葬礼不能参加了。是什么事情竟使他把这样一个恩惠于他的女人的葬礼抛在脑后的呢？

星期天，约翰·沃克从他那幢两层楼的家里走出来，扫视了一下眼前宁静的街道，便钻进了那辆崭新的雪弗莱小汽车。他依旧是一头假发，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嘴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穿一件蓝色的牛仔褲，黑色的尼龙防风大衣和一双网球鞋。

调查局的车子立即钉上了他。沃克的车向西开，停了两次，好象是在看地图。有一次他还开进一条调头车道，往回走。特工人员知道他们遇上了一个老练的对手。

沃克最后驶离了城市，沿64号街朝北一直开下去。特工人员忙和总部联络。总部决定这次一定要盯住他，派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和20辆小汽车，一起配合行动。

不一会儿，直升飞机报告说看到了沃克的车。总部里的

空气紧张而又兴奋，萨迪不断地向特工人员发出命令。可是到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特工人员说沃克不见了。因为他们还不能暴露自己、出现在沃克的视线里，只能依靠直升飞机指示方向，沃克的车钻进一片树林里时，直升飞机看不见，特工人员就无法跟踪了。

特工人员想起了巴巴拉·沃克夫人曾说过的，16年前，他们去过一个树林，沃克两次离开车子一个人走进树林深处，然后，在天黑的时候再回来。他们猜沃克也会重复1969年的做法。便在他可能回经的路上埋伏了下来。

天黑了，还不见沃克的影子。

8点整，一个特工人员报告说：“看见了沃克，他正在往回走。”

“好极了，”总部掩饰不住兴奋的情绪，“别让他跑了。”

8点20分，总部接到报告：一辆车牌号为DSX144的蓝色小汽车进入了埋伏区，这辆小汽车是R国外交官的。电脑系统很快查出车主是R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沃克继续开车，在梅尔·奥特路口附近的一根灯柱边停了下来。钻出车，逗留了一会儿，驾车又消失在黑暗里。特工人员赶快上前去，在路灯的柱子上发现一个印有7 up标志的空铁桶。可能这是给R国特务的信号，表示他已到达，可以传递情报了。特工人员把铁桶放回原处：继续观察R国三等秘书的举动。

可能是由于天黑或其他原因，这位秘书没有立即发现这个铁桶。狡猾的他或许以为沃克没有遵守时间，或是出了什么乱子，便迅速地驶离了现场。

特工人员见此情形，赶紧在灯柱四周搜查起来，发现不

远处有一个扔垃圾的大食物袋，垃圾的下面是一大叠秘密文件。

九 举起手来

沃克全然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按照R国特务的指示，正飞速地驶回刚才来过的地方。10点15分左右，在巴奇路口停了下来，然后，走到两棵古树后面寻找着什么。可什么也没找到。他觉得有点奇怪，赶忙走回他扔食物袋的地方，食物袋也没有了。

他顿时警觉起来。R国特务取走文件，一定会给他留下一个包裹。他再次在古树和扔食物袋的地方来回走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R国留给他的东西。

沃克绝望了，决定迅速离开这里，便立刻驾车回雷蒙大宾馆。

沃克进宾馆后，特工人员迅速把宾馆围得水泄不通。有几位先冲进了底楼，但沃克不见了。

旅客登记处说：“只有一个叫约翰逊的刚才进去，房间是763号。”特工人员断定这个人就是沃克。

总部指示逮捕约翰·沃克，但要活的，不要死的。可以允许他先开枪。

亨特和科罗奇两人从过道里向763房间逼近。一名特工人员装成前台服务员打电话给沃克说：有个醉汉将他的小汽车弄坏了，请他马上下来一次。

几分钟后，沃克的房门开了。亨特和科罗奇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可是晚了，沃克手里举着那枝38英寸口径左轮手枪对准他们，叫道：“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放下武器。”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3个人面对面僵持了约5秒钟时间，科罗奇不顾一切冲上去，狠狠一脚踢在他的手腕上，枪飞了，三个人打成一团。楼下的特工人员听到楼上的厮打声，冲上来，一支支乌黑手枪对着沃克。

“约翰·沃克，你被包围了。”亨特用庄重的语气说：“放下武器。”

沃克用凶狠的目光看了一眼周围的特工人员，讽刺说：“你们来的真不少。”

宾馆外，一辆辆警车的警报器在鸣响，车灯发出耀眼的光芒。

“上车，约翰·沃克先生。”科罗奇命令道。

十 初战惠特沃思

圣弗兰西斯科黎明的晨雾里，彼特森和格里哥一起去萨克拉门托。上午11点30分，彼特森带着麦尔维敲开了杰里·惠特沃思的门，一位个子高高，满脸胡子，戴一副厚厚眼镜的中年人开了门。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彼特森和麦尔维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后说：“我们想向你提几个问题。”

“好吧，请进。”

惠特沃思领他们穿过厨房。经过书房时，他停了一停，好象担心他的电脑会出什么问题，然后来到客厅。

“约翰·沃克因犯间谍罪，昨晚被捕了。你对他的活动知道些什么吗？”彼特森问。

惠特沃思两手颤抖起来，好不容易从牙齿里挤出一个“不”字。接着他站起来，声音沙哑地说：“我想喝一杯